



忆海拾贝

记忆里的架子车

■尚纯江

小时候，每到寒冬季节，滴水成冰。小河的工地上，一面面红旗在凛冽的寒风中飘扬。广播里，《团结就是力量》歌声嘹亮，此起彼伏的劳动号子响彻四面八方。架子车、独轮车，车轮滚滚；人们肩扛手抬，脚步匆匆，热情高涨。

过去那个年代，生产队常常利用冬闲季节大搞水利建设。村民们用一辆辆独轮车、架子车和柳条筐等工具把沟底的泥土挖出来，推上堤岸。那时，最好的运输工具就是架子车。独轮车、柳条筐装土量少，太平车、马车载量大，但派不上用场。而架子车装土多、运输量大，装、卸又方便，成为当时最实用的运载工具。架子车可拉、可推，也可用牲口牵引，效率快多了。现在的大部分水利工程都是那时完成的，例如水库、河道、水渠等。

架子车是那时农村的主要运输工具。拉车人站在车把中间，两手握住车把，肩上套上攀绳，弓腰屈腿，向前使劲拉。如果车上装的东西较轻，也可以推着走。在没有机动车的年代，种田、运肥、拉粮食、拉土、拉砖头全靠它。

那个年代，每家每户都想拥有一辆架子车。农忙时，生产队为加快劳动进度，要征用架子车，用谁家的，给谁家记工分。一辆架子车，可以挣半个劳力的工分。空闲时，家里还可以用架

子车拉土积肥，再挣点工分。另外，就是出门走亲戚也很方便。谁家有辆架子车，常被借来借去。坐架子车走亲戚，对于老人来说，也是一种享受呢！有一次，大娘想去堂姐家小住，便是我拉着架子车送她去的。大娘岁数大了，怕颠簸，我就把车子拉得又平又稳。那是一个夏天，太阳火辣辣的，晒在身上像火烤一样。我在车厢里铺上苇席，下端绑上一条板凳，车上打了一把桐油伞，大娘躺在车厢里，眯缝着眼睛睡觉，优哉游哉的。堂姐是农场工人，住在农场里，在那里，我吃到了好几年没有吃过的白面条，一下子吃了两碗。

那时候，拥有一辆架子车是全家人的梦想。梦想归梦想，要想实现这个梦想，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

架子车是由车厢和车轮构成的。车厢（车框）是用很结实的木料做的，下边装两个可以打气的胶轮。那时候，别说买架子车轮子了，就是找做架子车所用的木料都很难。因为做车厢的木料须是硬木料，过去，土地、树木等都是集体财产，只有自家宅基地或者自留地上的树木才是自己的。要想打造架子车车厢，木料的来源只有两个：一是到市场上去买，但那时谁家都不富裕；二是自家宅基地窄小，硬木料树木生长周期长，所以，很少有人家能凑够木料的。即使凑够了木料，

一个架子车车盘七八十元钱，这个价钱在那时简直就是天价，相当于卖一头肥猪的价钱。因此，一个生产队拥有架子车的人家并不多。我家的第一辆架子车是用宅基地上一棵洋槐树打造的，架子车车盘是用卖了一头肥猪的钱买的。那头肥猪是我一把猪草一把红薯叶养大的。

自从有了那辆架子车，我们兄弟姐妹就有了活干：割草、积肥、拾柴、拉土、送粪，不分白天黑夜，只要能够挣工分的活，我们都干，干得热火朝天。我家兄弟姐妹多，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劳动摘掉“缺粮户”的帽子，好多分些粮食。所以，我家的架子车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。

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到来，经济得到快速发展，手扶拖拉机、三轮车、四轮车等机动车相继进入了农村。收打粮食、种地全部实现了机械化，架子车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。但作为农村的运输工具，仍被一些家庭保留着。

春节回家时，我看到村里停了很多轿车，其中还有一辆奥迪A6，我感到很诧异。儿时的玩伴说，这是他儿子买的，他儿子在新疆做生意，还在乌鲁木齐市买了一套大房子。这让我自愧不如，我现在的交通工具是一辆用了多年的电动自行车。

新中国成立70年来，我国的农村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


温馨一刻

你是我眼

8月14日早晨，市民陈女士拉着老伴儿去周口公园晨练。每天清晨，在中心城区府苑街上，都能看到两位携手同行的老人，他们是年逾古稀的陈女士和老伴儿王先生。3年前，因患眼疾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，王先生的眼睛从此视力模糊，日常生活无法自理。陈女士3年如一日悉心照顾老伴儿，每天清晨陪他一起去公园晨练，所到之处，市民无不交口称赞。

记者 关秋丽 摄

